

鄭向恒：女。李殿魁先生之夫人。詳李殿魁條。

盧家炳：男。七十八歲。原籍廣東中山。字秀石。號醉琴樓主人。齊名春雨草堂。現址是：香港新界元朗屏山大道村盧氏英文書院春雨草堂。我住年在香港已久聞盧先生對古琴研究有年。藏琴二十多張。一九六九年夏天，我由臺北回香港渡假並結婚，本來想去拜訪盧先生，適聞先生染病，閉門謝客，故而並未去打擾，逕回臺北。其後先生康復，遂從十二月起與先生通訊，討論琴事。一九七〇年夏大學放暑假，我本來不必回香港，但因要收集琴譜資料，最主要目的是要去拜訪盧先生，欣賞他的藏琴，結果我和內子就回香港一行。先生清齋在郊外，從我家出發，要先生電車、坐船、再坐小型巴士，下車後步行十五分鐘才到達盧府，路上共花兩小時多。七月至八月中旬，愚夫婦去拜訪先生凡六七次，先生身長玉立，貌癯古而和藹親切，每次熱誠招待，暢談琴藝，遂為忘年之交。盧先生說因他藏琴多而精，海內外人士踵門拜訪，並求他出讓古琴的人很多，使他不勝其擾，凡不懂琴或開口即求售琴的人，話不投机，稍接坐卽送客。愚夫婦為琴迷，與盧先生極為投契，每次拜訪，自午坐談至晚間，論琴、聽琴、賞琴，極為愉快。去年夏天，我大學畢業，回香港中文大學攻讀碩士學位，課餘又常常到盧先生家中彈琴，每月總有一二次。盧先生家中藏琴之富，可說世上首屈一指。任何博物館的庋藏都

為之遜色。先生幼年居於大陸，搜得古琴不少，其後來香港居留四十年，又蓄意搜集，前後所得達二十餘張之多，但歷年贈出、讓出及遺失不少，前年七月我初訪盧先生時，齋中共有十四張，不久將「秋聲」讓給旅美華僑譚先生，「松風」讓給我，故八月間藏琴數目降至十二張。去年春天盧先生又買到四張，則又成十六之數。夏天我由臺回香港，請盧先生把「青山」讓給我，故此現在盧先生齋中共有十五張琴。盧先生所藏的琴，音色、製作、斷紋等，多屬上乘，這是先生機緣巧合，及財力雄厚之故。先生自十六歲始學琴，早年曾任中山大學教授，收琴多而彈琴少。一九五二年從香港元朗中學退休之後，乃得餘暇練琴，曾向客心言先生學習一極短時期，以後自行打譜、研究、創作，至今不輟。

盧先生曾學過五十曲，現在仍保持彈二十曲左右，前年有一天先生一口氣為我彈了十曲，指法純熟，記憶力極強。盧先生所彈的古譜，多由打譜而得，另又自作十餘曲，故此各曲的拍子、韻味，自成一派，彈琴時氣度沉著而又有氣派，左右手下指快而準，有龍翔鳳舞的感覺，可見功力深厚。盧先生愛琴如命，適逢我亦是琴迷，又承先生讚許為「數十年間所見對琴最熱心的青年人」，故此談個不了，在梯上取閱上物件，剛巧盧先生電話來，長談七十

分鐘，要掛上電話時，我才發覺原來自己仍然站在梯上！前年我初見盧先生，見到他有一本民國二十六年出版的今虞琴刊，就請他借給我影印，先生一口答應，絕無條件，慷慨異常。該書已於去年六月印入琴府上冊，特此致謝。去年我由臺回香港，到先生齋中拜訪，一眼看見一本民國四十八年再版的「梅庵琴譜」，乃是盧先生剛剛得到的，我即請他借給我，已在去年作增訂第三版翻印流傳。我在臺北幸得梅庵派第三代宗師吳宗漢老師傳授，吳師很希望我把梅庵琴譜重印以廣流傳，我也覺得梅庵琴譜是入門及進修都適宜的好書，亦有重印的意思。至今得盧先生幫助，乃完成這個心願。盧先生所藏清版琴譜數種，都願意借給我印行，可惜我財力不足以進行此事，惟有期諸他年。

盧先生對琴很愛惜，又兼經濟情況很好，只想買琴，而不想賣琴，所藏的琴，大都已預定將來某琴傳給某子、某琴傳給某女、某琴傳給某孫，想出售一張也不易。前年我數訪先生，見他所藏的琴又多又精，當然恨不得請他讓一二張給我，但盧先生最不願售琴，又不必售琴，實在不敢開口。到我離開港前去看盧先生，赫然發覺他齋中少了一張「秋聲」琴，乃向先生詢問，盧先生說：「言之痛心，昨日老友鍾同先生帶了一個美國華僑譚先生來看我，說譚先生在美國跟呂振原先生學琴，欲發揚中國文

化，而善於沒有古琴，求我讓一張給他。我本來不答應了，結果把秋聲給了他。昨夜心痛得很，真慘。後悔之情，溢於言表。我本來不敢請盧先生讓琴，但鑑於跟盧先生原不認識的譚先生讓了一張，盧先生既然如此欣賞我對琴的熱愛，或者亦願意讓一張給我吧？我把這個意思向盧先生說了，盧先生原本不答應，經我懇求後，說：「我的琴大都預定了分給各子女，現在尚未說明分給什麼人的，只有明琴青山和清琴松風。昨天我曾經讓譚先生在青山和秋聲之間選擇一張，他不識寶貝，選了秋聲。我要他二千元。青山音色很純古，下準很熟，就是上準未透，難得你夫婦倆對琴如此熱心，又肯印行琴譜，我就把青山以三千元讓給你吧。」盧先生肯讓給我青山，問題是我仍是學生，沒有收入，拿不出三千元。我就請盧先生把松風以一千元讓給我。盧先生說：「這可不成，我這兒藏琴雖多，除了鳴鳳及這松風之外，都是仲尼式，我想多藏幾種形式的古琴，以免全是仲尼式太單調，好不容易收到鳴鳳及松風，怎可以出讓呢？當然，松風只是光緒八年的琴，年齡才一百年，一百年的琴你出一千元，也算是高價，但我又不缺錢，一千元對我來說，沒什麼用處。」經我一再請求，盧先生結果勉為其難，當天終於把松風給了我。而我說明要等我

回到臺北開課後，把一些雜物書籍賣掉，才可以把一千元寄給他。盧先生一口答應了，這是我買到松風的經過。其後盧先生常常向我問及松風音色如何，念念不忘。松風聲音很潤，也很鬆，我以為把它重修，就可以改善。買到松風是在前年八月中，立即回臺北（松風倒沒帶去）繼續編琴譜。我雖然沒錢買青山，對青山的音色也很喜愛，一再寫信給盧先生，請他切勿把青山讓給別人，等我以後畢業回香港找到工作後，儲三千元換取青山。盧先生一直沒肯答應，因為青山是他琴齋中唯一仍是他的琴，其他的十一張都已分給子女（當然，盧先生的子女都很孝順，琴都全在先生齋中，由先生實用，只是預定某琴將來給某人而已）。盧先生給我的信說：「青山是我名下唯一的琴，讓了出來，我名下豈非一張琴也沒有了嗎？」到今年春天，老友何蒙夫（覽）先生從香港來信說：「聞家炳兄近日買到數琴，閣下可取到照片一觀？」我立即寫信給盧先生，向他索新得琴的照片，盧先生來信說他共買到四張琴，寄給我三張琴的照片。古人說：物聚於所好，實在不錯，吾人要買一張古的琴，難比登天。盧先生藏琴已多，却又一口氣買到四張，令人不能不羨慕。我立即連發數函給盧先生說：「以前閣下以青山為名下唯一之一張古琴，故不能割愛，如今一舉又得四琴，青山務求成全」。盧先生結果答應

了。於是我在去年八月底畢業回香港，九月間拜訪盧先生，得到了青山。我一到盧先生齋中談起青山，正想請他優待我是學生，就二千五給了我，不料我尚未開口，盧先生已對我說：「唐先生，我前數月答應了把青山讓給你，如今很捨不得，如果你仍然要我讓，我為保存信用，當然不反悔，如果你不要我給你青山，我立即送給你五百元，好不好？」

盧先生如此不想割愛，竟要倒退我五百元，我怎好意思請他少收五百元呢？於是我就說我一定要。盧先生又提議把他新買到的四張琴之中，拿三張給我選其一（即是下文的第12、13、15張琴），意思是希望我不選中青山。我一再研究，一張是明萬曆年間造的百納式琴，製法特殊；一張是明萬曆汪舜卿造的琴，有小流水斷紋，斷紋極美觀，漆色極光瑩；一張是極重的琴，大約是清初琴。三琴各有特色，但音色都不如青山，結果我堅持要青山。盧先生守諾言，我答應。我即向親戚舉債二千五元給盧先生，說明尚欠五百，一月後補足三千之數。盧先生同意了，乃在依依不捨之情況下，把青山給了我。這是去年九月的事。經過兩個月的研究，我斷定青山上準之所以不出好音，是面板過厚，只要把面板挖薄，必定可以大為改善。我在去年七、八月，在台北造了三張琴，又試過把造好的琴破腹重修再膠合，對修琴頗有把握，乃本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

在十二月六日大著胆子把青山破腹，把面板、底板按明人所說的唐朝雷文、張鍼造琴秘法重修。現在青山音色極為佳妙，拿給盧先生看，盧先生大為讚許，說：「琴到若唐手中有了生命，不枉我把這琴傳給你。」琴友容思澤先生，十多年前是青山的主人，其後讓給盧先生。我去盧先生家中賣青山那天，剛巧容先生在座，他曾經向我說：「青山的音色，不值三千元。」他不知我有修琴的計劃。待我修好之後，容先生試彈過，愛不忍釋，向我提議用兩張明琴（即他的無名古琴及後來讓給黃繼持先生的鳴球）交換我的青山，可見青山重修後音韵之妙！但我好不容易才得到一張好琴，自然不肯交換。多少人要求盧先生讓琴都遭到拒絕，我卻在短短的一年之中得到他的兩個琴，實在應該多謝他。盧先生不愁生活，他的夫人及子女都反對他把琴出讓。去年他答應給我松風，不久盧夫人來到琴室中。琴室在樓上，先生的一家人通常不上來，以免打擾他（靜修）。盧先生猶豫了很久，才向盧夫人說：「唐先生出一千元求我出讓松風，我已答應了。」盧夫人聽了老大不高興，說：「你真是老糊涂，昨日一時心軟售了秋聲給譚先生，晚上又叫心痛。如今又出售松風，你又不是沒錢用，賣什麼琴？你要錢用何不開口向兒子要……」盧先生後來說：「不必多說了，我已經答應唐先生。唐先生和夫婦是我

數十年間所見最熱心的琴人，就給他吧。」後來我把松風帶走，到了樓下的客廳，剛巧盧先生的公子由市中回來，外孫女亦在座，都主張盧先生不要售琴，盧先生還是一句老話：「算了，算了，唐先生與人不同，就給他吧。」結果我和內子就拿走了松風，想來也不好意思呢。

盧先生是近代一個特殊人物，早歲在中山大學當教授，其後在香港定居。一九五二年從元朗中學退休後，以五十六歲的年齡尚不甘後人，創辦了盧氏英文書院，前三年才結束。先生以七十餘的高齡，參加羽毛球公開賽，將二三十歲的選手殺得屁甲不留，連年獲冠軍，去年慶祝五十週年金婚紀念，鬚髮尚黑、健康而愉快，行動敏捷，不似老年人。

先生自早年開始，究心哲理，創立「天啓道」信徒很多。近年與一班國樂家組織香港古典音樂社，被推為社長。前數年先生挾琴到美國探視兒女，旅遊半年，曾應各界邀請演奏古琴，美國報紙曾作詳細介紹。去年十月初，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慶祝建校二十週年紀念，假香港大會堂舉行盛大的音樂活動，名為「中國音樂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包括港、臺的音樂家演講，及二晚演奏，主持人是音樂系的鋼琴教授祁博士（Dr. Dale A. Craig）。曾邀請盧先生演奏古琴，盧先生彈了平沙落雁及自作的午夜焚修。祁博士在 *Arts of Asia* 雜誌一九七

一年十一、十二聯號撰了一篇英文特稿介紹盧先生和他的藏琴，圖文並茂，此文我已收入在琴府下冊近代琴文集中，請參看。

盧先生彈琴很用功，總共能彈下列琴曲：古曲方面：石上流泉、漁樵問答、歸去來辭、雁渡衡陽、醉漁唱晚（改編）、平沙落雁、鳳鳴丹山、釋談（改短）、水仙。（以上各曲常彈）移葉舞秋風、玉樹臨風、搗衣、廣陵散（曾改短）、龜山操、瀟湘水雲（曾改短）、搔首問天、胡笳十八拍（曾改短為文姬思漢）、湘妃怨（卽湘江怨）、靜觀吟、鳳求凰、漁歌、清夜聞鐘、塞上鴻、慨古吟、陽春、白雪、秋江夜泊、烏夜啼、梅花三弄、仙珮迎風、洞庭秋思、懷古（卽懷古吟）、張良進履（卽圯橋進履）、金門待漏、憶故人，共三十餘曲之多，我聽他彈過秋江夜泊、烏夜啼、仙珮迎風、洞庭秋思、歸去來辭、醉漁唱晚、平沙落雁、鳳鳴丹山、釋談章、金門待漏、懷古、湘妃怨、靜觀吟、鳳求凰、漁歌、清夜聞鐘、塞上鴻、慨古吟、陽春、白雪、水仙、梅花三弄、憶故人等二十三曲。（平沙落雁盧先生稱之為雁落平沙）自作曲：物外神遊、思親操、黃葉寒蟬、月下吟、雲樹蒼茫、逍遙遊、草堂春雨、午夜焚修、懷聖引、孤鴻、蝶戀花、懷故都、月夜醉花陰、金婚曲、茅亭賦、碧雲深、長相憶、玉樓人遠、飛鶯賦、漁父辭、秋夜詠、清

廟之音、樂天年等二十三曲，我聽過不下吟、雲樹蒼茫、逍遙遊、午夜焚修、孤鴻、月夜醉花陰、蝶戀花、碧雲深、樂天年、懷故都、懷聖引等。己酉年（一九六九）六月，盧先生曾經編了一本春雨草堂琴譜油印出版，二十四開本，一百九十頁。其內容包括盧先生的琴論，並選輯古今人所作有關琴的詩詞、製琴方法、指法等等，深入淺出，極便參考。

所收琴曲分為三種，一種為自作曲，收了物外神遊、思親操、黃葉寒蟬、月下吟、逍遙遊、草堂春雨、午夜焚修、懷聖引、孤鴻、蝶戀花十曲，其中盧先最喜歡孤鴻。第二種是改編古曲，收了醉漁唱晚、廣陵散、釋設章、瀟湘水雲、文姬思漢（改自胡笳十八拍），第三種是歷代名曲，收了水仙、雁渡衡陽、雁落平沙（平沙落雁）、鳳鳴丹山、漁樵問答、歸去來辭、塞上鴻、搔首問天、烏夜啼、搗衣等曲。自清以來，琴人都極少作曲，民國以來，更為少作，盧先生此書是油印，印數不多，又是非賣品，流傳不廣，我得到他的同意，把其中自作曲十首影印在琴府下冊近代琴文集中，附在盧先生的文章之後。凡抄譯者的筆誤，都已改正。盧先生的外孫朱小竹小姐亦彈琴，詳另條。

藏譜：①抒懷操·線裝一冊一卷·清程雄撰·清利口本·每頁六行·此書是程雄將平日朋友所贈詞三十多闋譜成琴曲·書成於康熙二十一年士

午（公元一六八二年）左右·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所藏四庫全書則名之為「舒懷操」，附在程雄所撰的「松風閣琴譜」之後·四庫全書的是抄本。

②松風閣琴譜·線裝二冊·二卷·清程雄撰·清「三槐堂」刊本。

③五知齋琴譜·線裝五冊·八卷（有缺頁）·清徐祺撰·清乾隆丙寅刻本·首冊題「琴譜大成燕山周子安集輯乾隆丙寅新進姑蘇忠信堂藏版」、「栖心琴社叢刊五知齋琴譜本銜藏」等字樣·這卽鶴字之誤·內有「雍正二年」序、

「康熙再壬寅黃鎮仲安甫序」、「康熙六十年辛丑周魯封序」、「乾隆二年仲冬長至後十日西湖後學黃琨次瑤氏拜跋」·按五知齋琴譜在乾隆丙寅重刻過二次，此為其中一種·另一種香港大會堂圖書館有一套，題「懷德堂藏板」。

④自遠堂琴譜·綫裝八冊·十二卷·清吳虹輯·嘉慶七年（公元一八〇二年）原刊本·有「嘉慶六年十月自遠堂藏版」字樣·現居臺灣高雄市的胡榮堂先生亦藏有這種版本一套·我在琴府上冊所影印的自遠堂琴譜是用「校經山房成記書局石印本」，錯字極多，遠不及原刊本的正確·但我以前借不到完整不殘缺的原刊本，惟有先印石印本。

(5) 惠雪山房琴譜·線裝七冊·四卷·清黃景星撰

·清道光十六年原刊本·有「道光十五年乙未
吉岡悟雪山人黃景星序」。(第一冊首數頁有
殘缺。)

(6) 琴學入門·線裝一冊·中華圖書館石印本(即
琴府上冊所影印的版本)。琴學入門是清張鶴
撰·這種石印本應有三冊·現只存第二冊·即
原書所稱「卷下第二集」。

(7) 蕤庵琴譜·線裝二冊·四卷·清秦維瀚撰·光
緒四年原刊本。

(8) 朱政惠鄂公祠說琴·線裝一冊·抄本·清朱啓
連著·朱啓連字棣垞·又字政惠·清末人·工
於隸書·草書·亦能琴·原籍浙江蕭山縣·是
革命先烈朱執信先生的先翁·鄂公祠說琴並未
刊刻·(這個抄本是盧先生命他的書記抄的)。

(9)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一日賀光中教授曾經根據
原稿的副本發表在東方學報第二卷第一期·賀
教授寫的跋說:「鄂公祠說琴不分卷·清朱棣
垞撰·棣垞名啓連·其先蕭山人·清同光間館
學·因家焉·工詩古文辭·尤精琴·著棣垞集
·既刊行矣·復撰說琴以示初學·稿存于家·
民國癸丑·嗣君執信奔走革命·半津散佚·為
陳君叔舉所得·會棣垞女會只亦擅琴·幸獲錄
副·以授余·爰付學報·用廣琴學之傳。」

按·鄂公祠說琴內附有「校正姜白石琴曲
」·是把宋姜白石的琴曲「古怨」校正·我在
琴府上冊收集古怨的各種刊本時·把東方學報
的幾頁也影印了作為附錄·但說朱棣垞先生「
懂得琴」尚可·賀教授說他「精琴」則似誇大
了·試看東方學報「鄂公祠說琴」便知·校正
姜白石琴曲不但校不出原曲的真面目·尚弄出
新錯誤來·讀者不可不注意。

(10) 今虞琴刊·十六開報紙平裝一冊·民國二十六
年今虞琴社編印·這是民國早年有關琴壇的重
要資料總編·內容極為豐富·很值得重視·承
盧先生好意·我已借來印入琴府上冊。

(11) 蕤庵琴譜·線裝一冊·三卷·民國王賓魯撰·
再版本·此書是梅庵派的專書·以收梅庵派的
琴曲(如關山月·玉樓春曉·長門怨·風雷引
等)為主·亦收有傳統的古曲(如釋迦章·搔
首問天·卽水仙·平沙落雁等)·則經過王
先生改動·指法及拍子與別人所彈稍不同·此
書初版于民國二十年·每曲附有點拍·再版數
百冊(加了各曲的簡譜)·亦已絕市·今年承
盧先生將他的再版本借給我·我稍為增訂內容
·印行了第三版。

(11) 春雨草堂琴譜·盧先生撰的琴譜·內容見前文

介紹。

藏琴。前後藏過二十七張以上，現在齋中尚存十五張。

①百衲（圖260-261）：仲尼式。深赭肝式及有黃色並列，料原為黑色，因年代久遠，褪成此色。

頗美麗而古拙。螺鈿徽。長方池沼。用斑竹鑲邊。有鳳眼。黑木軫。玉足。斷紋細密而複雜。琴面有小牛毛小蛇腹等多種斷紋。琴底有小蛇腹斷紋。這張琴的面板是用六角形小木塊拼成的，略如下列形狀：



手工精巧，每片小木長約一寸多，膠合牢固。底板則是完整一片。琴底銘文如下：

②百衲

唐按：字是小篆，刻在頸部，字內填金色。

③百衲斯成五音斯備

清濁□□合乎天地

唐按：二行刻在龍池兩旁，字內填金色。因

琴過於古舊，左行第三、四、五字看不出是什麼字，去年盧先生又買到一張明朝人仿造的百衲琴，據該琴的銘文，可以知道這一行是「清濁純和合乎天地」。這二句據說是唐

朝斬琴家李勉所作的琴讚。

④千山毓秀，萬木含青

金良工□□集腋為

裘·風清月白·山高水長·契衲子之神遊。

抉飛仙而X

唐按：這一枝題識是用漆寫的，因歷年久遠，部份字已不能認識。最末第二行「而」字下及最末一行似皆有缺字，到底缺多少字，則無法確定。故此我作X號。

這一張琴盧先生以為是唐琴，即古書上說李勉所造的百衲琴。去年盧先生所買的另一張「百衲」，也是仲尼式，面板亦是小木拼成（但並非六角形小木，而是U形小木）。其拼法如下：



二字，龍池兩旁也刻有「百衲斯成五音斯備」「高濁純和合乎天地」（高濁乃清濁之誤）。龍池對下刻「唐沂公李勉讚」。鳳沼內納音左旁刻「按唐沂公李勉讚」字樣，龍池有「大明萬曆歲次戊子……復古雅良材雅製」（詳細情形請看下文有關此琴的說明。）這第二張百衲是明朝人按照唐李勉（沂公）的百衲式琴而仿製的，並且說明龍池旁二句銘文是李勉所作的琴讚，盧先生因為他所得的第一張百衲比較第二張明朝百衲斷紋。

音色、銘文各方面都古雅得多，即認為第一

張百衲就是唐朝李勉所製的百衲。這張萬百衲，音色的奇、古、透潤、斷紋的細密，外表的古舊，顯然在一般明琴宋琴之上，若說這張是唐宋琴，我是相信的。但至於是不是李勉所造的一張百衲？則我未敢斷定。

琴府上冊插頁有這張百衲琴的彩色照片，請參看。

(2) 八極引（圖版 263）。仲尼式。面板淺豬肝色，底板深豬肝色。螺鈿徽。琴頭錄有長方形瑪瑙一尾。長方池沼。象牙軫。象牙足。斷紋極古舊而細密，主要是小蛇腹斷紋，底板龍池下方並出現十數個小圈，即世人艷稱的梅花斷。從龍池往內看，面板木色已變成黃紅色。底板頸部有「八極引」三字，是用螺鈿銀成的。引字下又有印文二方，曰

行印

石西 樂 窠 第一方陰

文篆字。第二方是陽文。
這張琴的斷紋、音色、木質都很古。琴面的漆色，已由黑色褪成豬肝色及黃色，十分均勻。年代極古，又有梅花斷，故盧先生認為是唐琴，我則不敢斷定，但我以為這張是宋以前的琴，是無疑問的。若說是唐琴，似亦不為過。拙作「古琴展覽」（近代琴文集已收）另有說明。

及照片，請參看。

(3) 鳴鳳（圖版 265）。樣子接近明末清初人所說的連珠式。琴身極為長潤。深豬肝色。白玉徽。池沼作 S 形。白玉軫。白玉足。軫足都有雕花，軫的雕花尤其可愛（據盧先生說，這一套玉軫足原本是在八極引琴上的）。有大小蛇腹及牛毛斷紋，極細密。護軫曾經折斷，經已修復。夏天馬先生的大作「名琴觀賞記」（已收入琴府下冊「近代琴文集」），曾經提及此琴，請參考。但夏先生說此琴「紅玉雕成岳山」，是錯的。我曾經考出此琴銘文是明潞王朱常淓降清後所刻，隱喻反清復明之意，現將銘文分段介紹於下：

④ 鳴鳳

唐按：這是琴名，刻在頭部。

⑤ 太古之音。嶧陽之木。我民寧。
兮樂斯復。左日右月。鳳在竹。

不為新聲與麗曲。中和

唐按：這三行銘文是楷書，刻在鳴鳳二字的右上角。「中和」印章是陰文。按潞王朱常淓所造的潞王琴都名「中和」，此琴有中和印章，則乃潞王之迹也。「左日右月」即「明」字，「復左日右月」即「復明」。

(丙) 鳴鳳二字左上角，是小篆陰文印章。約吋半

見方。

性靈
陶冶

(3)

朝陽先生。巢鳳有聲。
朱絲一奏。天下文明。

唐按：這二行銘文刻在龍池兩旁。先是「既」字。朱絲卽琴絃。紅色的琴絃名為朱絃。此銘文第二句隱藏朱明二字，蓋明帝姓朱也。此與都梁琴以朱色紀念明朝有異曲同工之妙。請參看近代琴文集拙著「古琴展覽」第十一頁。清人詠黑牡丹詩「奪朱非正色」，朱指明朝。因此成文字獄，則以朱代明為人民之習慣也。

(4)

松風
山月

唐按：此乃小篆陰文方印，在龍池下。

(5)

大宋紹興□□年製

唐按：此乃龍池內納音右旁朱肇題識。紹興乃南宋高宗年號。

唐按：此乃龍池內納音右旁朱肇題識。紹興乃南宋高宗年號。
盧先生此琴于二十年前購自汪太太（乃革命先烈朱執信先生之妹）。據吳宗漢老師前年在台北告知，二十年前他剛由大陸逃到香港未久，有一位汪太太欲以鳴鳳琴出售，索價港幣三千。當時他收入不多，未能出此高價，且該琴琴面不平，有打絃聲音之病，只還

價一千，並未成功。後聞此琴歸盧先生，囁我回香港時看看盧先生家中是否有此琴。然則此琴乃得自汪太太也。夏天馬先生「名琴觀賞記」一文說此琴乃廣東四大名琴之一，非也。廣東四大名琴是春雷、綠猗臺、天鑒及都梁，鳴鳳不在其中。民初楊時百先生說他曾購得宋琴鳴鳳，為「二十四琴齋」舊物（與此鳴鳳不同），並謂宋琴鳴鳳偽冒者凡數十張，見琴學叢書，此張鳴鳳兩旁合縫處稍有裂縫，乃年久膠脫之故，並非開而復合之迹，然則腹內題識乃造琴時原題，並非後人開腹增加者。此琴底、面之漆及斷紋與琴兩旁者一律，則確屬原有灰漆，面板木質朽舊，斷紋細密，尚可達南宋年代，或非偽製也。此琴音色下準頗鬆透，而稍有燥味，惜琴面不平，有絃音。

(4) 單娟（圖266-267）。仲尼式。豬肝色。琴頸長大。有鳳眼。螺徽。角軫。玉足。底面有大蛇腹斷紋橫過琴面。納音與底板之間可容二指餘。腹槽寬大，故聲音洪亮而不空虛，透潤圓潤，不可多得。面板為堅木製成，已稍有蟲蛀。查堅木所造的琴，例如汪振華先生的「逍遙游」（楠木）、何覺先生的「都梁」琴（都梁木，即檀香之類），音色都較歸於清剛，而此琴居

然透瀉蒼鬆，可見年代極古，蟲蛀尤其可證。我以為此琴必是明朝以前物，龍池內納音二旁有墨畫二行云：

新會高大休重修

時光緒己亥春日

字極草率，且已褪色，休字不清楚，亦似「林」字，盧先生彈此琴數十年，從未發覺腹內有此題字，高氏為何人，亦待考。光緒己亥即光緒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距今七十三年。由此題識可知鳴蜩琴在清末曾剖腹重修，大抵底面灰漆亦換過，故物雖極古，而只出大蛇腹斷紋也。

此琴原為朱執信先生家藏，歸盧先生已多年。

鳴蜩二字則先生之父朱棣垞先生以漆寫成。棣垞先生著有「郢公祠說琴」，已見上文「藏書一條」。夏天馬先生「名琴觀賞記」一文，說此琴「依其規製，蜩或鳳之先河」，則殊誤。鳴鳳鳴蜩二琴式樣不同，氣質亦異。鳴鳳二字為古人所刻，鳴蜩二字則近世以漆增上，所以雖皆以「鳴」為琴名，亦非相關。夏先生說此琴「漆色灰黝」更非。盧先生另一張明琴九霄環珮之形式、大小、氣質、斷紋與此琴極近，如說二者為姊妹琴，尚勉強可從。

(5) 萬壑松風（圖269）。仲尼式。黑色。螺鈿微

象牙軫。象牙足。有鳳眼。此琴近世曾經換灰漆，故無斷紋，但由池、沼往內看，面板已經蟲蛀，木色極古舊，音韻在普通明琴之上，當是明以前物。底板頸部刻萬壑松風四篆文，字內填金色。琴面由十徽至琴尾處有裂痕，乃因跌撞而成，盧先生甚感痛心，幸經修復，護軫曾折斷，亦已修好。此琴在香港買得。

(6) 九霄環珮（圖270）。仲尼式。有鳳眼。豬肝色。金徽。角軫。角足。龍池處底板面板之間可容二指，腹槽寬大，故此音色洪亮，此琴音色為盧先生齋中現存十餘琴中最精者，余我所見六十張古代琴之中最精者。鬆透圓潤，幾乎九德俱備，上準觸手成音，隨心所欲，實是寶物。古人說琴之佳者有金石之聲，金石之聲尚只言其音質，此琴由一至七絃散音，宛若有鐘磬聲，鐘磬聲則不止金石「聲」，且直有「韻」矣！此琴底面有大蛇腹斷紋，橫過琴面底板，頸部刻一陰文方印為「九霄環珮」四篆字，其下又有較小陰文方印「家炳藏」三篆字，此二印都是盧先生買得此琴後請人刻的，刀法甚弱。龍池內納音兩旁各有墨筆楷書一行，文曰：

益國黃南道人雅製
大明甲子獲古良材

然則此乃明益王琴也。面板是用六角形小木片

膠合而成，與前述之雋百衲琴併法，木形質相同。前人述琴每云「百衲式」，須知百衲式只是造琴之方法，琴之形式則另一事，此琴乃是百衲式製造，而琴式為仲尼式。此本是容心言先生之物，據心言先生哲嗣容思澤先生說，十多年前因心言先生窮病，以一百二十元港幣出讓，尚以二十元僱工匠修理，故實收一百元，近以重金欲贖回亦不可矣。

有明一代，好琴的王子共四人，曰寧王、

朱權、臞仙、編有神奇秘譜。）、曰衡王、曰

益王、曰潞王，皆善於斬琴（當然是命工匠代造，自任監製，並非親自動手）。傳世者寧王琴最早，也最少，衡王琴次之，（梁在平先生有一張。）益王琴甚多，製作甚精，潞王琴年代最晚，琴亦最多，手工佳而音韻不佳，故法眼高超的老琴家頗不重視潞王琴。多年前台北某店有潞王琴一張出售，知者介紹章梓琴（志採）老先生去買，老先生曾藏琴廿四張，見多識廣，聞說所售者是潞王琴，即說：「潞琴無佳者，不必買了。」此其例也。盧先生這張益王琴製作精妙，音韻高古，冠角焦尾甚美麗，題大明甲子製，即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公元一五六四年，琴齡已四。八年矣。傳世益王琴多張，皆製于此期間，題大明甲子者尤多。

，可知此年益王得到古良材，故命工製琴特多也。民國初年，益王琴之存于世上者有：

招學庵藏一張，無琴名，「大明壬申」年

製（今虞琴刊貞二七四）

莊湛岩藏一張，無琴名，「明嘉靖甲子」

年製（今虞貞二七六）

孫森藏「清廟之音」，「大明隆慶己巳孟

冬之吉製」（今虞貞二七九）

孫森藏一張，無琴名，「大明甲子」年製

（今虞貞二八〇）

楊時百藏一張「霜天鈴鐸」，「萬曆己卯

年製。（見琴學叢書。）

日本安東守敬氏藏一張，亦名「霜天鈴鐸

」，「萬曆己卯」年製（此琴為明末

朱舜水携至日本，高麗魏氏「琴道」

書中有照片。近代琴文集張世彬先生

「琴樂東傳散記」一文亦有介紹）。

加上盧先生此琴，共已八張，此外恐尚有存者。

⑦海天秋（圖略）仲尼式，黑色，有鳳眼。

螺徽。角軫。角足。琴面為小蛇腹斷紋，底板為小蛇腹及小冰裂斷，木質甚舊，為堅，重之木，故音色清亮。以木質斷紋，音色視之，乃明或明以前物。海天秋二字刻在底板頸部。此

琴所用漆灰，部份地方已呈灰白色，一點點狀，有人以為是八寶漆，非也。

(8) 秋蟬（圖285）仲尼式。有鳳眼。角軫。角足

此琴原為朱色，後來加漆成黑色，琴頭部仍漆脱落，又出現紅色。盧先生說琴上原有斷紋，加漆後斷紋已隱去。從龍池往內看，面板木色古舊，可見確是古代琴。料為明琴也。琴音清雅有古味。底板頸部刻「秋蟬」二篆字。此琴買於香港。

(9) 韶鳳（圖286）仲尼式。深赭肝色。螺徽。有鳳眼。白玉軫。足。斷紋在大流水及大蛇腹之間。底板頸部刻「韶鳳」二篆字。龍池右旁刻楷書四行：

應天合地。調攝陰陽。

鳴岐鳴韶。來儀鳳凰。

陶情養性。山高水長。

念茲在茲。德首莫忘。

龍池左旁刻楷書一行云：「太玄師惠存。辛巳年夏五月弟子馮漢輝敬獻。」下有「馮」（陽文）

「漢輝」（陰文）兩聯珠方印。按太玄是

盧先生道號，辛巳即一九四一年。

(10) 玉壺冰（圖288）仲尼式。有鳳眼。螺徽。此

乃盧先生之先翁盧老先生之遺物。原為黑色，

盧老先生命人自中山縣帶到福州重漆為朱色，

自此音韻破壞，盧先生不會上絃，只懸於壁上，作為先人之紀念。面板為桐木。冠角、承露、岳山都為黑色。底板頸部刻玉壺冰三字。

(11) 寒泉漱石（圖289）此為膝琴。（即比普通

琴為窄、薄、短半尺）仲尼式。黑色。有鳳眼。螺徽。牛角軫足。琴面有小蛇腹及牛毛斷紋。琴底有小流水斷紋。面板是桐木，已變成金黃色。四十年前以二十一元買得（附劍一把）。因琴腹窄小，其鳴不佳之故，音量不足。底板頸部有寒泉漱石四字，字體近草書。此琴買於香港。梁銘越先生有一琴名漱石寒泉，形式大小字體相同，似是一對。另請參看近代琴文集拙著「古琴展覽」第十頁說明。

以上十一琴，為一九六九至七〇年在盧先生家看到之琴，另有秋聲、青山、松風、寶芬看到十四張，但秋聲售與譚醫生，松風、青山讓給本人，故這三琴不在此敘述。一九七一年春，盧先生又買到四張琴，述於後第十二至十五號。

(12) 百衲（圖289）仲尼式。黑色。有鳳眼。金徽。白玉軫足。正面小蛇腹斷紋。琴底斷紋尤其細密。此琴為百衲式製成，用U形小木拼成，作

狀接合，每尼小木長約一吋半。

，製作精美，木質甚硬，故音色清而欠鬆，盧先生稱之為「病態美人」。琴底頸部刻百衲二字，龍池二旁刻：

百衲斯成五音斯備

高渴純和合乎天地

龍池下刻銘文二行及篆印一方

唐沂公

豫章

李勉讚

龍池內納音二旁刻字二行：

大明萬曆歲次戊子秋八月望之吉

潘南軒題少川獲古雜良材雅製

鳳沼內納音二旁亦刻字二行：

南桂

按唐沂公式斷

按萬曆戊子即萬曆十六年，公元一五八八年，距今已四百歲。盧先生原有另一更古舊的百衲琴，見前。這一張新買的明朝百衲顯得很新、

很光潔完整，比較起來，上文的一張萬一高妙得多。若說是唐琴，或北宋以前琴，是很可信的。又此明百衲「高渴」之高字乃誤字，應作「清」。

(13) 秋聲(圖284-285)仲尼式·黑色·有鳳眼·螺鈿微·象牙轉足·底面斷紋極為美觀，作

此琴原為容心言先生家藏，在廣州售與某君

形，乃小蛇腹斷紋之特異者也。無以名之。盧先生欲稱為水波紋。木質堅硬，並非桐木，故音色清剛有餘，鬆遠不足，盧先生名之為秋聲(以前另有一張秋聲，已售給譯醫生)，而尚未刻琴名，龍池內納音兩旁側刻銘文二行(即

將琴倒持，琴尾向天讀之)：

大明萬曆庚戌錢塘汪壽卿仿大唐雷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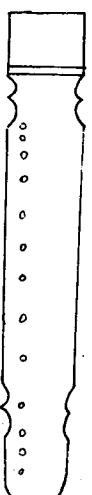
式斲于西湖之琴室

重修

萬曆庚戌即萬曆三十八年，公元一六一〇年。雷氏兄弟乃唐朝造琴名手。室字下尚有模糊之

朱筆字迹云「...修」，修上之字已擦去，可測知是「重」修。或者原題一銘，後擦去而改刻也。

(14) 無名蕉琴·明琴·樣子近乎宋人太古道音所說的鳳勢式，及清人之所謂連珠式。其式如：



琴為黑色·有鳳眼·螺鈿微·黃黑色角轉角足·圓池方沼·琴面為小蛇腹斷紋·琴底斷紋則如蕉葉斷紋·亦頗細密·木色金黃·音色極鬆透，在中等明琴之上，惜音稍燥。泛音極好。但下準斷紋偶有凸出琴面，彈奏時出牧音。

去年又歸盧先生。琴頗長大，音色雄壯，盧先生頤賞之，因聞琴來自大良，故日常暫稱之為大良琴。

(15) 無名舊琴（圖286-287）仲尼式，黑色，有鳳眼。

螺鈿徽，黑色角軫足。此琴為極堅木製成，故重量為他琴之數倍。因是堅木，故音色清麗而不鬆，且因是古物，故無燥音。池沼內納音極薄，底面大蛇腹斷紋橫過琴面，每一吋半吋左右一條，以其木質，斷紋、音色視之，乃清初物。無銘文題識。按我在台北梁李若蘭夫人家看到一張賀雲琴，外形、大小、重量、製作、斷紋、音色、木質，與此琴如出一模，皆為重如鐵之琴，幾疑是姊妹琴！賀雲琴有道光年間琴人重修重漆之題識，而斷紋尤近似；賀雲為道光年間重漆，斷紋較疏，盧先生此琴斷紋稍密，故我以為清初物。

以上第十二至十五琴，即盧先生去年買到的四琴，然則盧先生齋中現有琴十五張。此外朋友者，述於後。

(16) 秋梧·古琴·象牙軫。送與二女盧紫紅，在澳門被偷去。

(17) 一天秋·玉軫足·送與五女盧紫霞。

(18) 海雲·象牙軫足·琴頗長大，送與五女盧紫霞。

盧先生說是宋琴。

(19) 流泉·送與畫家張白英先生。盧先生說是唐琴

(20) 混龍吟（圖288-289）。前三年與友人何覽先生交換琵琶一個，一九七〇年何先生售給一個旅美華僑，姓名不詳。此琴料是明或以前琴，圓池方沼，琴面小蛇腹斷紋，琴底是小蕉葉斷紋，腹槽極狹，池中不容一指。琴面有三十餘處漆灰剥落，可見木板，且斷紋凸出琴面，彈時打絃，出敗音，不修磨不能彈奏。底板頸部刻小篆混龍吟三字，池下為陰文小篆才印：

奢摩他室

奢摩他室為近世已故曲學大師吳梅先生之齋名，奢摩他為梵語，意為靜止，心不散亂。今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遇曲學教授汪經昌教授，汪先生為吳先生傳人。據汪先生說，吳梅先生生前好琴，藏琴甚多。然則此琴曾為吳先生庋藏也。

(21) 鳴鸞。此琴頗長大，有斷紋，現歸謝才女士，請參看謝女士條。

(22) 石泉·舊琴，多年前已被友人讓給饒宗頤教授。

(23) 太古遺音。此琴久無下落。

(24) 萬壑松濤。送給二弟盧家章先生。

給我的松風、青山，則盧先生前後藏琴最少達二十七張之多；疑尚有一二琴，已不憶矣。

賴詠潔：女。今年二十六歲。廣東增城人。唐健垣之夫人。圖五十七。請參看唐健垣條。